

# 老報人風範

## 馬星野與史量才

●王康

我在「特寫馬星野」（見本雜誌民國八十年五月號）一文中曾提到馬星野自美學成回國發表「我來自東」文章一事，今天清理歷年親友來函時，發現馬星野約在十年前回寄新年賀卡給我夫婦時，附了一封信給我，也談到此事，並說當時申報主人史量才邀請他繼黎烈文之後主編申報副刊「自由談」，被他婉拒。茲將該函全文抄錄如下：

「接聖誕卡及賜言，感謝無已，蒙提及拙作，多蒙獎飾，汗顏無已。回憶一九三四年自美返國，史量才先生本欲星野繼黎烈文編『自由談』，後以政大校長電召返京籌設新聞學系，而有負於史先生之美意。一九三四年夏間，住上海靜安寺路之中社，寫『我來自東』數篇，蒙兄憶及，感謝亦感傷也。星總角即愛弄筆墨，先祖父希望甚切，乃歲月蹉跎，于文章事業，一無貢獻，至今年逾古稀，下筆生手荆棘，時不我予，青春已萬喚不回，而與文章之事已無緣矣！蒙兄鼓勵，愧何如之

。憶昔還報臺北，蒙兄加入筆陣，當時星為四十歲，尚有奮發之朝氣，回想吾兄為採訪各大新聞，衝鋒陷陣，下筆如飛，中央日報當時之盛況，思之猶覺氣壯，吾兄為中央日報盡瘁，以至于退休，貫徹始終，令人生敬也。今則舊侶凋零，『訪舊半為鬼』，焉得時光倒流，而再過當日之錦樣歲月耶？現兩小兒均在加州，上庚在UCSD（收信人註：聖牙哥加大）教物理學，下月將回國，任清華大學講座，少野在舊金山貝泰Bethel工程公司為高級工程師，大安在德國，已有兩孫矣，知注附聞。弟及內子均託庇安好，敬請歲祺，星野，十二月二十七日」。

我重讀馬星野生前寫給我的這封充滿感情的信，不但感慨萬千，而且老淚縱橫。

據我所知，馬星野從未向別人透露過他與史量才的關係，也未說過史氏屬意他從黎烈文手裏接編申報副刊『自由談』。他寫此信給我時因早

已物換星移，事過境遷，所以把當年忌諱與史量才有關係的往事輕描淡寫地告訴我。

北伐成功以後，對日抗戰以前那段時期，申報是全國最權威的報紙，該報原為外商及保守文人所控制，但自史量才接辦以後，革新版面，充實內容，將守舊文人陳景韓、趙叔雍、周瘦鵑等擱置一旁，引進留法的黎烈文編『自由談』，激進的日本通陳彬龢主持筆政，遇事和國民黨當局唱反調，蔣介石委員長堅持「先安內後攘外」政策，申報的言論則認為「攘外才能安內」，與武裝叛亂的中共一鼻孔出氣，尤其是「自由談」大量刊登左翼文人所寫的稿，如胡風、徐懋庸、曹聚仁等的文章經常在「自由談」上刊出，有時魯迅用別人不知的筆名所寫的文章也在「自由談」上出現。蔣委員長用盡威脅利誘的手段想使史量才就範，史一概置之不理，蔣下令給上海郵政總局凡是寄往外埠的申報，一律予以扣留。但申報的定戶主要在上海公共租界與法租界，報社地址在公共租界的望平街，中國政府的政令對那些地區而言，完全是廢紙。最後是用暗殺手段消滅了史量才。蔣委員長雖然除掉了眼中釘，可是全

國知識份子都不直其所為，這也是國府在抗戰以後被中共趕到臺灣來的遠因之一。如果一九三四年夏天馬星野從黎烈文手裏接過「自由談」的編輯權，走不右不左的中立文藝路線，緩和戴笠的殺機，使史量才免于殺身之禍，也有可能。馬星野畢業於中央黨校（中央政校前身）第一期，畢業時因成績特別優異而由國民黨以公費保送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留學，回國後暫居上海，史量才如何與馬星野相識，我們不得而言，但史量才曾邀約馬星野進申報工作則為不爭的事實。是否當時國府情報人員知道史氏的企圖後向國民黨最高當局密報，政校校長乃電召馬星野到南京為該校籌設新聞系，是時中央政治學校（政大前身）校長係由蔣介石委員長兼任，校務則由教育長陳果夫全權處理。馬星野為忠黨愛國之人，奉召後即婉拒史量才的邀請，入京就任政校的教職。這一決定不但改變了馬星野個人一生的命運，也使往後的中國新聞事業改變了方向，甚至影響到中國現代史的某種進程。

申報「自由談」主編黎烈文在留法時與原籍臺灣雲林的李萬居是同學與好友，李的志願原來在文學，但抗日戰爭改變了他的志願，我初到臺灣時曾親耳聽到李萬居談過此事，黎烈文于抗戰勝利後到臺灣大學文學院執教，也是受了李萬居的影響，黎氏在臺鬱鬱不得志，前些年病逝臺灣，他的後半生受到漠視，與他曾為史量才效犬馬之勞不無關係。

陳彬蘇在上海文化界雖然有過短暫的風光，但他的品格則受到圈內人的懷疑。他在申報任職

時曾公開登報招考日文譯員，當時留日回國學生應徵的達二、三十人之多，他將當時東京出版的一本日文暢銷書拆開分寄所有應徵者，即每人翻譯一章在一週之內譯成中文後寄還，由他一人閱卷，錄取最優者一人進申報編輯部工作。出人意料之外的是那本日文暢銷書的中文譯本很快就在上海某書店出版，譯者的姓名只陳彬蘇一人，後來此事被那羣名落孫山的申報日文翻譯投考人拆穿，使陳某在當時的文壇聲譽受到很大的損害，汪精衛（兆銘）偽政權在南京成立後，陳某也跟金雄白（筆名朱子家）、胡蘭成等一樣，成為汪兆銘的御用文人。

馬上庚教授英年早逝於美國加州聖地牙哥，我在「特寫馬星野」一文裏業已提及，而馬夫人辜祖文女士在我執筆撰寫本文時，也已在臺作古

。我記得一九八三年十一月馬星野偕夫人遊洛市時，洛市世界日報分社招待馬星野與夫人晚餐，我亦敬陪末座。主人之一的吳炯造兄（世界日報洛版總經理）堅邀馬星野與夫人赴拉斯維加斯賭城一遊，馬星野因事次日就要乘華航班機飛返臺北，並說：「下次來洛一定要遊賭城」。吳炯造兄勸說，外國人到洛市而不去賭城一遊會抱憾終身。想不到一語成讖，馬星野與夫人一生真未見過賭城。吳炯造兄亦已英年早逝，長眠於洛市玫瑰山莊公墓，中央日報的黎世芬與馬志鏢二兄亦埋骨此山莊，我也去參加過他們的喪禮。我草此文時，想到馬星野書信中所引用的杜甫詩句「訪舊半為鬼」，我的老淚也不禁奪眶而出。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于洛杉磯時年八十二歲

聖文叢書

# 戴笠新傳

費雲文 著

全一冊定價貳佰元

本書係戰史學家費雲文先生精心傑作，全書各章多年前曾在中外雜誌刊載，經由費先生親自校正增訂，是一部最真實的戴笠最新傳記，要目：①戴笠其人其事 ②戴笠與中美合作所 ③戴笠與抗日殺奸團 ④戴笠與雷鳴遠 ⑤戴笠與現代警察 ⑥戴笠與鄭介民 ⑦戴笠鋤奸記 ⑧戴笠與毛人鳳 ⑨戴笠的幾個戰場 ⑩戴笠軼事 ⑪戴笠生平事蹟簡表。附戴笠珍貴圖照數十張，四百餘頁，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二百元，聖文書局出版，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